

王月平 著

滦河源的春天

LUAN HE YUAN DE CHUN TIAN



BEI FANG WEN XUE CONG SHU



北方文学丛书

团结出版社



王月平 著

滦河源的春天

LUAN HE YUAN DE CHUN TIAN



BEI FANG WEN XUE CONG SHU



北方文学丛书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滦河源的春天 / 王月平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2.7

(北方文学丛书 / 王舜主编)

ISBN 978-7-5126-1033-0 / I.707

I. ①滦… II. ①王…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227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赤峰地质宏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0

字 数: 17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033-0 / I.707

总定价: 260.00 元 本册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序 言

郭秋良

我是一个在文学圈里混了几十年的人，文革以后至今，在这不算短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根本问题——文学创作的动机、宗旨究竟是什么？这是因为近几十年间文学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尤其文学状况的起伏，从灼热到冷落，又从冷落到灼热乃至现在的轰轰烈烈，有了太大的不同。原本，我在文学创作之初的设想，当时所追求的理想，在当下已经不“时髦”了，或者说已经过时了。而对文革结束以来各个时期，特别是七零后、八零后作家们的创作，以及他们个人在文学界的展示，文学圈儿上层对他们所说的类似评价的一些话，我都是持一种敬畏态度的。但细想起来，这敬畏也并非是一百分之百，总要打点儿折扣。当年，我们也年轻过。那时候，我们是把文学视为圣殿的。我们心目中把伟大的经典作家、诗人，如屈原、鲁迅、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普希金、巴尔扎克、梅里美、海明威……认作是属于他们的各民族的灵魂，当然也是全世界的骄傲。说明白一点儿，当时我们受欧苏文学的影响是多了一些，但我这种也许是落伍了的思

维，却在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慢慢地，逐渐地，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关于文学创作的理念，先是由中年作家发起，后来影响到青年作家，与我脑海中原来的设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再说明白一点儿，其实是“卡夫卡热”登陆中国之后，美洲、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火爆了起来。除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之外，现在还衍生了时髦的自我文学、玩文学、下半身文学、枪手文学……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再后来，文学界又出现了一批勇士，毫无羞耻感地大搞抄袭文学，并且它的“作者”还成了火热的“名人”。还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据统计，在一个年度内出版长篇小说竟达一千多部，这些作者真是些“能耐”人，能把出版社编辑部“搞定”，从而为他们出版了犹如垃圾山一样的茅厕用纸。有的有追求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却因找不着投稿门路，即便写得再好，也因为没有发表的园地而感到苦恼和无奈，甚至失去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改弦易帜了。可也有极少一部分人，这可爱的少数青年人，“不撞南墙不回头”，坚持着写下去。这样，当他们一旦遇到适当时机，或天良不泯的好编辑，作品就能得以在偶然其实也是必然的情况下被看好、被鼓励，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出版，得以面世，得以让广大的读者们对这位陌生的新作家的写作有欣赏的机会。

王月平，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作者。

王月平是承德市滦平县汇英高中的青年教师，爱岗敬业的同时喜欢文学创作，曾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

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为了纪念父亲和祖母写了这部小说——《滦河源的春天》。从她本人写的《跋》可知，她书中的女主人公“妈妈”的原型其实是她的祖母。她本人和我讲过，这部小说的事情基本上是真实的生活，但她在写作过程中对一些情节做了某些加工。我想，这也就是说这本小说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我喜欢这种写作方法，同时也喜欢王月平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妈妈韩素珍以及她的两个男孩——文举和文义。这种写作方法让我感动亲切、感到温暖，感到近来鲜见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力量——尽管当下的文学写作方式花样迭出，可是社会现实主义在我们文学的大花园里扎下了深根，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便冒出来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时我也喜欢《滦河源的春天》所选择的题材——它使读者感到本书是贴近生活的，特别是由于生活在塞北的作者，文字的表达充满着她本人的感情更使长城以北塞外山区的读者产生熟稔之感，从而愿意静下心来慢慢咀嚼品味并享受这支山花的野香。

王月平的这部作品，与泛滥于市的表现“自我”情调的无病呻吟，诲淫诲盗的所谓小说“作品”有着根本的区别。

王月平的文学创作走的是一条正路，这让我极感欣慰。但她毕竟是一位新秀，从作品本身可以看出她有待改进和提高的任务还不能不说是“较大”，希望她多看看经典作品，认真做一番“研究”，从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充实和壮大自己，继续在文学创作的正路上

更加奋发努力,创作出更多健康向上的艺术水平更高的好作品,为我们的文坛添彩。

2012年5月31日 于承德

(郭秋良:国家一级作家、河北省文联原副主席、中国当代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台北故宫书画院终身名誉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汪振程离世	韩素珍遭劫	1
第二章	七岁小娇儿	寻母走荒山	13
第三章	寻母一线牵	哥俩遭磨难	18
第四章	肝肠寸断女	原本贵人妻	29
第五章	母亲思儿苦	程干示爱怜	37
第六章	苦命无助女	因悍妇蒙羞	41
第七章	深宅孤苦女	又遭冷暴力	46
第八章	军人住程家	素珍脱深宅	52
第九章	猛子救难姐	山路遇狼群	64
第十章	素珍掉陷阱	战士索情由	70
第十一章	寻找韩素珍	素玉知真相	74
第十二章	三狼围陷阱	姐弟终重逢	84
第十三章	夜回富贵山	素玉见甥女	90
第十四章	坐惊魂老宅	月夜遇娇儿	94
第十五章	浩天去玉家	索孩遭冷遇	107
第十六章	哥领妹见母	弟劝姐出逃	110

第十七章	携儿女离家	弟送亲人去	116
第十八章	行高山遇虎	义犬二黑死	125
第十九章	闪电河岸边	钓鱼人惊马	136
第二十章	夜临梳妆楼	流经沽源县	139
第二十一章	到大滩草原	历黎明黑暗	144
第二十二章	遇见高粱满	缘渡好心汉	172
第二十三章	嫁给高粱满	落脚滦河源	179
第二十四章	行坝上坝下	寻找汪文义	193
第二十五章	二黑奇迹活	百里寻旧主	212
第二十六章	义犬更重情	哥俩先相逢	218
第二十七章	历经苦磨难	母子终团圆	221
后记			229

第一章

汪振程离世 韩素珍遭劫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古北口外塞北某县的一个山区内，有一个叫富贵山的村庄，村中有一大户人家姓汪，男主人叫汪龙。汪家是名门望族，中医世家，家境殷实。汪龙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汪振鹏，精明能干，处事干净利落；二儿子汪振程，性格内向，宅心人厚；三儿子汪振万，高大英武，敢作敢为；四儿子汪振里，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他们长大后，汪龙凭借自己殷实的家境，和良好的名声，给四个儿子挑选了四位门当户对，年轻漂亮的媳妇。以传承后代，光大门楣。

四子成家后，分开另过，但产业还在老爷子名下。汪龙在四子的帮衬下，如虎添翼，没几年，便家财万贯，良田千顷。

在四子之中，二儿子汪振程聪明好学，温文儒雅。汪龙曾请教书先生来家教育四子，教他们修文习字，修学四书五经。后来，四子同去参加乡试，只有二儿子汪振程考上了秀才。考上秀才，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说百里挑一，并不夸张。家中出了个秀才，那真是祖坟地里冒了白烟。许多人家羡慕的要死。汪老爷子自然非常高兴。他大摆酒席宴请乡邻，以示庆贺。这年，汪振程刚满 18 岁。

汪振程的妻子，韩素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她貌美如花，善女工，做得一手好针线。虽然只有“三寸金莲”小脚，却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为了让丈夫安心于事业，她包揽了家中的全部活计——衣食住行，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贤内助。

汪龙把毕生所学医术，全都传给了汪振程。汪振程饱读诗书，满腹才学；妻子素珍勤劳能干，仨儿一女承欢膝下。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汪振程的大儿子汪文忠十四岁了。那时的中国，有娶童养媳的习俗。所娶童养媳一般要比男孩子大些，媳妇进门以后，既要会操持家务，还要会照顾自己的丈夫。汪家也不例外。汪振程给十四岁的儿子汪文忠，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媳妇，名叫穆琴。

穆琴身材窈窕如柳，高个，细腰，削肩膀；她面白如玉，长着两只弯弯的柳叶眉；高高的额头，给人一种聪明感；文静的五官，让人感觉很安分。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干活干净利落，把家收拾的井井有条。她过门不久，素珍便把房中干杂物的两个佣人辞去了，一切交由穆琴打理，院中只留了个做饭洗衣的佣人。穆琴极会处事，见了长辈嘘寒问暖，显得周到体贴。过门不到半年，便博得了全家上下的一致好评。这让争强好胜，原本是家中太阳的素珍，心中极不舒服。她开始找茬刁难大儿媳。她端起做婆婆的架式，有意无意间便修理一下穆琴，穆琴本来也是有钱人家的姑娘，也是知书识理的主儿。在家时备受父母宠爱，到了汪家却成了受婆婆经常修理的受气疙瘩。她接受不了，开始反抗。首先是跟大爷、大娘、叔叔、婶婶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接着是搬出另住。原本和谐的家庭，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素珍精明能干，心灵手巧，平时手一分，嘴一分，是个得理不饶人的茬。加之丈夫汪振程人缘极好，又有才学，夫贵妻荣，素珍成了同辈中的佼佼者。妯娌们羡慕她的同时，又生出几分嫉妒。穆琴这么一闹腾，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便开始添枝加叶，无事生非了。正应了那句话：家里不和外人欺。最初，汪振程还是百般呵护妻子，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听得多了，不免恶心起来。素珍受了委屈，自然把委屈唠叨给丈夫，可外面的攻击，并没因素珍的万般委屈而停止。渐渐地素珍的脾气变得暴躁

起来。外面受了委屈，回来便跟丈夫撒气。丈夫本来就耍心呢，妻子又不停地唠叨，他感到自己窝囊没用。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身体便垮了。在他三十二岁那年，他那颗被挤压碎了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汪振程死了，韩素珍的天塌了。她穿着黑色的孝服，披散着长长的头发，抚摸着汪振程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不梳头不洗脸，原本苗条的身材，越发显得瘦弱不堪。惨白的容颜，微皱的双眉，无奈的眼神，可怜兮兮的神情，无不让人心生怜悯。

原本温馨的家庭就这样被妒火给焚烧了。汪振程死时，十四岁的大儿子汪文忠参军在外，也不知在哪里；家中除了十八岁的儿媳妇穆琴外，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半哑巴儿子汪文义，七岁的儿子汪文举，两岁大的女儿汪秀琴。穆琴单门另过。韩素珍带着三个没爹的孩子，在这个不近人情的大家族中艰难地生存着。那些人对她的攻击，并没因汪振程的死而停止，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黑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惨雾重重，大雪纷纷扬扬；天寒地冻，河水结冰。

狂风漫卷着六角飞凌，荡荡飘飘，滚滚团团趋风势，层层叠叠堵路门。阵阵寒威穿夜幕，飕飕冷气透房围。新坟孤魂惊，自此脱离骨肉情。

飘飞的大雪借着风势，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着。地上的柳条筐、花篓子被风吹得叽里咕噜到处滚，一些农家偏房小屋上的茅草，被风一大块一大块揭下来，扬向空中。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寒风吞噬了所有声音；黑暗挤压着活人的心灵。一阵大风吹来，素珍家的两扇大木门，“吱呀呀”地叫着向两边展去，大门被推开了。大门楼两侧，灰砖门垛上的两盏白色纸灯，

在大风中摇摆着，雪花借着风的淫威，不停地拍打着飘摇的纸灯。平时用来遮风挡雨的门楼，此时却显得无能为力。

这时，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如鬼魅般闪进素珍家的院中。素珍房内亮着灯。灯光下，素珍的脸色有些苍白，她穿着一身黑色孝服，头发蓬松地挽在脑后，用一根白色的银簪子别着。她正在灯下纳鞋底，炕上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浓眉大眼，小脸红嘟嘟的，他正在跟妈妈说着话。这帮人闯进素珍的卧室，还没等素珍反应过来，他们已把一条麻袋罩到素珍的头上，同时用手巾堵住了她的嘴……

此时，两岁多点的秀琴正躺在被窝中睡觉。七岁的文举，也就是，正跟妈妈说话的那个小男孩，起初不明白怎么回事，当他看到那帮人正拿着麻袋往妈妈头上套时，他急了，忽地站起来，跳下炕，去掰那个从素珍头顶往下拽麻袋的男人的手。男人回身，往后一抡胳膊，文举栽倒在冰凉梆硬的砖地上。要是在平常这么一摔，文举早哭了，可今天他却顾不得哭。他一骨碌爬起来，又去掰那个正要捆麻袋口男人的手，男人的另一只手抬起来抓住文举的一只胳膊，同时松开另一只抓麻袋口的手，起身把文举甩到炕上。与此同时，另外几人抬起素珍冲出房门，他们迅速将素珍塞进小轿中，捆上麻袋口，盖上轿帘，消失在夜色中。文举一看妈妈被他们抬走了，那个山一样挡在炕边把他甩上炕的男人也冲出屋去时。他“哇”的一声哭了，无助的眼泪涮的一下流了出来。他跳下地，顾不得找鞋，光着脚、哭喊着追出屋来。那些人已跑出大门外。“放下我妈！快放下我妈！……”文举一边往外追一边哭喊。待文举追到大门口时，那帮人已淹没在黑暗中，没了踪影。文举光着脚站在门外的雪地上，看着眼前这锅底般漆黑的夜，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妈妈！妈……妈……。谁快来救救我妈，谁来救救我妈，这些大

坏蛋……”这时，被窝中熟睡的妹妹秀琴被哥哥的哭喊声惊醒。她爬起来，借着灰暗的煤油灯光，四下看了一圈，没有看见妈妈，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文举听到妹妹的哭声，他用手背擦了擦眼泪，赶忙回到屋里。他爬上炕，在被底下找出妹妹的红花棉袄，跪在妹妹面前，把棉袄给妹妹穿上，回头又在被底下拽出开档棉裤给妹妹穿上，又到窗台拿帽子给妹妹戴上。然后下地，找到鞋，穿上，把妹妹抱下来。领着妹妹的手，向门外走去。门外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天很冷，院很静，远处传来阵阵狗叫声。

文举领着妹妹，踩着雪，穿过河广石铺成的甬道，来到院外。大门楼旁边，灰砖门垛上那两盏白色的纸灯，不停地摇晃着，似乎在告诉人们：这家宅院内，不久前刚刚有人去世。纸灯中如蚕豆粒大小的灯光，如幽灵般，忽上忽下，忽明忽暗，这让文举感到非常害怕，他使劲抓着妹妹的小手，颤声说：“妹，哥领你去找妈。”

“妈在哪儿呢？哥，我害怕。”

“不怕，不怕，咱去大哥家。”七岁的文举懂事地安慰着妹妹。他牵着妹妹的手，向前院大哥家走去。风夹杂着雪，迎面向小哥俩扑来，他俩站立不稳，几乎被风刮倒。文举和妹妹秀琴被风灌得上不来气，秀琴“哇”地一声哭起来。文举猛转身用背对着风，同时抱住妹妹，说：“别哭，妹别哭。”他一边告诉妹妹别哭，一边自己也哭了。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天又黑，道又滑，小哥俩又冷又怕。文举拉着妹妹的小手，风吹得他们走两步退一步，他们不得不走走停停。秀琴被风呛的总是想哭，但每次“哇”声刚一出口，便被风雪强推回嘴里。每当这时，文举总是回身挡在妹妹前面，让风雪吹打在自己的后背上，同时弯腰用手护住妹妹的

头。当他俩走到墙根处时，这里的雪已积成了厚厚的一长段。是风把宽敞地段的雪吹到这里，被墙挡住堆积在一起，且越积越厚。平时文举上大哥家时，总是贴着墙走过去。今晚，他依旧贴着墙根领着妹妹向前走。文举前面走，他刚走一步，两条腿便深深地陷入积雪中。雪已没过文举的大腿，他根本没法把腿拔出来。好在，雪才下了不到两个时辰，还很松软，文举便像趟河那样，脚腿在雪中趟着前行，因脚底下石头和雪的羁绊，他摔了好几个跟头。但总算手脚并用爬到了墙的那头。当他回头看时，雪地上那个小小的黑影秀琴，还站在原地，正在那大声哭叫。刚才文举陷入积雪中，只顾着怎样往出跑了，竟忘了妹妹。妹妹一直牵着自己的手，自己怎么松开的，啥时松开的，他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见文举当时的紧张程度。好不容易趟出雪窝子刚想松一口气的他，看到墙那边正在哭叫的妹妹，只好又按刚趟过的足迹返了回去。到了妹妹近前，他用沾满雪、冰凉的衣袖帮妹妹擦了擦脸上的泪，然后把两只几乎要冻僵的小手，从妹妹的腋窝下伸到妹妹后背，十指交叉着，抱住妹妹的腰，沿着自己刚才趟过的雪迹，倒着往前拖。这么深的积雪，文举一个人走尚且挨摔，更何况还要带着两岁大点的妹妹。他俩又摔了好几个骨碌。秀琴始终没停止哭，鼻涕眼泪的都快结成冰流了。文举也哭，但哭一会儿就不哭了，哭的同时，总是爬起来，重新抱住妹妹往前拖。哥俩总算到了墙的那一头。前面是一片风吹不走雪的开阔地。看上去很平整，雪掩埋了地上的一切，包括文举他们平时走的小道。文举牵着秀琴的手，踩着雪继续往前走。白天，文举不知走过多少次这里，这是去大哥家的必经之路。但今晚文举却小心谨慎地向前迈着每一步。他看不清雪下面的东西，尽管小心谨慎的，他俩还是再一次跌倒了。

原来，开阔地的左面有个井房子。平时，村中人为了给马、驴、骡子这些大牲口饮水方便些，同时又不至弄脏了井水，人们便在井房子的后墙底处，留了一个方洞。有一石槽子从这儿钻出，然后外面的石槽子一个接一个的连在一起。洞口这石槽子比其它石槽子略高一些，它们连成一串，向空地上延伸过去。村人来饮马、驴、骡子时，在井那边把从井中提出来的水，倒入石槽中，水便顺着石槽流到墙这边。马驴骡子这些大牲口便在这片开阔地上，把头伸进石槽中喝水。这样不仅能保证水井干净，同时也免去了太多的浪费。每次饮完牲畜时，水槽中残留着少量的水，村里的一些小动物，渴了，便到这里来找水喝。于是，这里便成了村中所有动物喝水的地方。平时，这里地面总是湿呼呼的，冬天，地面便会结成厚厚的冰层。后来，新盖房子的人家，便绕过这片开阔地。所以四周都盖了房子、场棚。唯独这里空闲着。

文举拉着秀琴的手，因大雪盖住了地上的一切，包括石槽子以及石槽子周围结的冰。文举踩到冰上，滑倒在雪地上。他本能地用手去撑地，手触到了石槽子上。因牵着秀琴的手，秀琴也栽倒在石槽上。秀琴被摔疼了，她又“哇哇”大哭，同时嚷“疼”。文举的手也钻心的痛，黑夜看不清，他感觉手关节处在流血。他强忍着痛，咧着嘴跪起来，抚起正在喊疼的妹妹，缓缓地站起来。他不敢再抬脚，只得一点一点向前移动。文举知道，只要过了这片空地，前面就是大哥家了。

他领着妹妹挪出这块空地。大哥家的大门口便出现在眼前。

大哥家亮着灯。大嫂穆琴，黑黑的长发，高高挽在脑后；她上身穿蓝底粉花立领缎面夹袄，下穿蓝底粉花缎面夹裙，脚上穿着一双青布面上绣着两朵白花的布棉鞋，正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她摘下脑后发髻上别着的银白色凤凰簪环，取下白银

穗花耳坠，脱下手上的一对白银镂花镯子，分别放在梳妆台下抽匣中的两个绿色的精致锦面首饰盒中，然后关上抽匣。缓慢地直起腰身，来到铺有黄金色丝绒台布的圆桌前，从一个檀香木的红漆盒中，取出一根银质牙签，回身取下桌上油灯的琉璃罩，拔了拔灯花。屋内安静、温暖。后院发生的事，一点没波及到这里。

穆琴正准备关门睡觉时，文举小跑进院，还没到屋门口，他便“呜呜”哭上了。穆琴听到文举的啼哭声，吓了一跳。这黑天半夜，又是风又是雪的，孩子怎么跑这来了，还哭成这样。出什么事了？她赶紧打开房门。只见文举和秀琴两个孩子，跟小雪人似的立在门前。还没等穆琴开口，文举急切地说：“妈，妈被人抓走了！”穆琴先是一惊，紧接着说：“别怕，别怕，慢慢说。”文举满脸是泪，小脸冻得通红，他上气不接下气，急啦巴火地嚷：“妈……被一伙大人给抓走了！快，快去……救妈。”看穆琴吃惊地站在那儿，文举推了推她的腿，带着哭腔，着急地嚷：“快去呀！呆会儿找不到了！”被文举这么一推，穆琴回过神来，“妈被谁抓走了？别着急，好好说。”文举仰头看着大嫂穆琴的脸，着急地用手比划着说：“是一群大男人！他们把妈装进麻袋，抓走了。”听了文举的话，穆琴有些不知所措地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两个孩子。她顺手抱起地上正用手背擦着眼泪，不停哽咽的小姑子秀琴，“快点，咱们快去告诉老叔他们！”穆琴说着，撩门帘走出去。她带着俩孩子匆匆向前院老叔汪振里家跑去。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穆琴一只胳膊抱着秀琴，一只胳膊在面前迎着风雪，文举小跑跟在穆琴的身后。

老叔家院内，灯火通明，客厅地上，站了五六个人，这些人神情木然地在议论着什么。穆琴抱着秀琴，牵着文举慌慌张张